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文献、医药经验整理项目成果

大理白族医药学传承人 编

BAIZU GUDAI YIYAO WENXIAN JILU

白·族·医·药·丛·书

「白族古代」

医药文献辑录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文献、医药经验整理项目成果

白·族·医·药·丛·书

白族古代



医 药 文 献 辑 录

BAIZU GUDAI YIYAO WENXIAN JILU

大理白族自治州卫生局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 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 / 大理白族自治州卫生局编.
— 昆明 :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5. 12
(白族医药丛书)
ISBN 978-7-5416-9488-2

I. ①白… II. ①大… III. ①白族—民族医学—医学
文献—汇编—中国—古代 IV. ①R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0457号



项目统筹: 曹 兵

出 品 人: 杨旭恒

责任编辑: 曹 兵 李永丽

苏丽月 戴 熙

责任校对: 叶水金

责任印制: 翟 苑

整体设计: 晓 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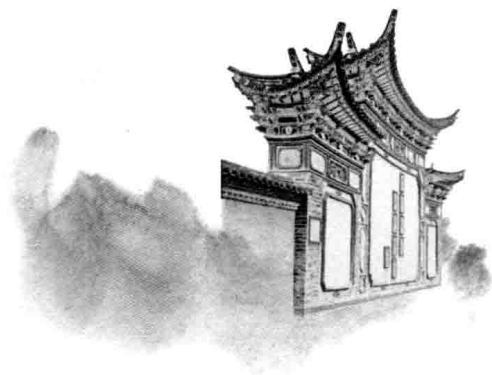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7 字数: 393千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98.00元



编委会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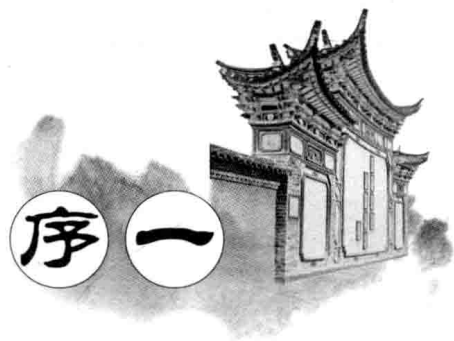
主 编：丁一先

副主编：郭治中 罗伟建 王 瑛 沈锦相 凌发义
张锡禄

执笔人：张锡禄 邱 逊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锋	刘正求	许 林	何 洲	张锡禄
张立平	张嘉茂	李 太	李 静	李文伟
李玉荣	李若虎	杨跃华	杨 瑜	杨家鹤
邱 逊	陈德军	金建秀	施六一	施显顺
段 萍	段利新	胡代军	赵 琪	赵凤翔
赵卓俭	赵爱梅	赵寅松	凌发义	梁 丹
曾银中				



白族医药历史悠久，在南诏、大理、元代及其以前的漫长时期，白族地区的医药是以白族传统医药为主，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白族医药不断吸取汉族中医及藏医等相邻民族的医药，使得白族的民族医药与汉族的中医药逐步趋于融合，尽管如此，由于受白族地区独特的地理、生态、文化环境的影响，白族医药一直在一些疾病的诊治方面，尤其是处方用药方面保持着鲜明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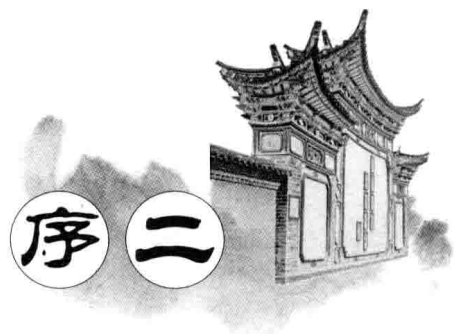
《白族医药丛书》由《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三辑组成。《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收集整理了唐代樊绰《蛮书》、古代大理碑刻、明清地方史志、文物考古报告、清代大理人著《征验秘法》、弥渡人李彪著《孝子必读》中的白族医药资料，其中《征验秘法》《孝子必读》为首次刊布和系统整理，为研究白族医药提供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史料；《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收集整理了大理州白族医药名家的临床经验，其中有疑难病、急重症、罕见病、常见病、多发病等，有的重点介绍某一疗法的实践经验，有的详细叙述对某一病证的治疗体会，有的偏重于系统地阐述一个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见解，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收集民间单方验方1835例，附图200幅，涉及疾病108个，并首次同时使用白族语言、国际音标、拉丁文标注，并尽量阐释了白族医药在药、方、病、证方面的认识。



该套丛书是对云南省白族医药首次进行了系统集成研究，所涉及知识面之广、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它的出版，不仅填补了白族医药无大型丛书的空白，更对当代医者临床诊病治疗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很强的实用性，同时将为云南省白族医药的保护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其他民族医药研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向为该套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郑进系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云南省中医管理局局长、云南省科协副主席、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大理州是中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白族民间医药是白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医药的一部分，极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白族群众在千百年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以及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唐朝时期修建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中还出土过朱砂、檀香、麝香等药物。“一街赶千年，千年赶一街”的大理三月街上一直有大理及西南各族群众进行药材交易的药材市场。这些都说明白族群众在很早以前就使用各种药物来防病治病、保障健康了。遗憾的是，白族医药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典籍。

民族民间医药资源的挖掘与整理是一项重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和白族医药文化是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有责任、有必要组织人力挖掘与整理白族医药，编辑出版一套具有权威性的白族医药丛书，以促进白族医药的利用和研究。大理州高度重视白族医药的挖掘、整理及研究工作，积极争取“白族民间医药文献、医药经验”整理课题。项目确定后，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资料研究及收集整理工作。历时近三年，几经修改，现编辑成了《白族医药丛书》共三辑：《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

《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收集整理了唐代樊绰《蛮书》、古代大理碑刻、明清地方史志、文物考古报告、清代大理人著《征验秘法》、弥渡人李彪著《孝子必读》中的白族医药资料，其中《征验秘法》《孝子必读》为首次刊布和系统整理，为研究白族医药提供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史料。《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收集整理了大理州白族医药名家的临床经验，其中有疑难病、急重症、罕见病、常见病、多



发病等。有的重点介绍某一疗法的实践经验，有的详细叙述对某一病证的治疗体会，有的偏重于系统地阐述一个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见解，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收集民间单方验方1835例，附图200幅，涉及疾病108个，并首次同时使用白族语言、国际音标、拉丁文标注，试图探索白族医药在药、方、病、证方面的认识。

《白族医药丛书》是白族医药的优秀成果。本套丛书详细地对白族民间医学和药学进行系统研究尚属首例，有较大的创新性和独特性。本套丛书对白族医学和药学的总体特征作了初步定位，理清了其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白族地区白族医和药的区域研究，为民族医药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启示。为开展其他民族地区的民族医学和药学的研究引入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本套丛书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独创性、严谨性，是目前白族医药研究中难得一见的优秀图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开创了白族医药研究的先河，为开发利用白族医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白族医药和民族医学事业的发展 and 发扬提供了基础性研究的可靠资料。丛书的每个分册都由著名专家收集编写，都能充分保证其权威性和准确性。本套丛书的出版意义重大，对抢救宝贵文化遗产、开发云南的白族医药资源、打造白族医药品牌有着重要的作用。

丁一先



白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之一。近几十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历史文化和医药事业都取得极大的进展，成果丰硕。近十年来，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医药事业更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可以引以为荣的。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白族医药的系统研究比起我国蒙、藏、壮、彝、傣等一些兄弟民族的医药研究有很大差距。从民族医药产业的开发利用上，白族的差距更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呢？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文献资料的匮乏。由于白族较早地接受了汉文化，绝大多数资料都是用汉文或“方块白文”（汉字记白语）来记录。再加上历史的封建统治阶级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曾把白族文献“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见清·师范《滇系》），故所存文献不多，给研究和开发利用白族医药带来困难。

面对这些现实困难，我们没有退缩，反而迎难而上。从史书中找，从志书中查，从考古资料中寻，从碑刻上摘抄，调研足迹遍及省城到大理州各县市，又从收到的大批资料中加以筛选，考虑到为方便读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我们尽可能加上按语，讲清楚资料的来源和价值，并编成了此书。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虽然经过历史的变迁，封建统治者的焚毁，有些珍贵的白族医药文献至今还顽强地保存，显示了它们的光辉。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分述于下：

（一）白族的先民已经认识到并利用大理洱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建造防病养生的美好家园。

从本书辑录的唐代樊绰《蛮书》我们可知道，白族先民“河蛮”的商人“河賧贾客”外出往今腾冲、缅甸一带打工时，他们已经知道了高黎贡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賧，汤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自永昌之越賧，途经此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

苦寒，秋夏又苦穹燄、汤浪毒暑酷热。河燄贾客在寻传羈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燄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河燄，唐代对今洱海地区的称谓。当时称洱海为洱河，其居民被称为“河蛮”，是今天白族的先民，他们已经知道“瘴气”是致病的一种原因。瘴气是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主要原因就是古人无法有效地处理动物死后的尸体，加上热带气温过高，为瘴气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瘴”并非一定就是“气”。宋方勺《泊宅编》载：“虔州（今江西赣州）龙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添俸甚优，而邑官常缺不补。他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案牍行遣而已。”中医中的瘴，多指南方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湿热蒸郁生成的能致病之气。《后汉书·南蛮传》：“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瘴气者十必四五。”南朝宋·鲍照《苦热行》：“瘴气昼熏体，茵露夜沾衣。”《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病症名。温病之一。感受山林间湿热瘴毒所致，多见于南方。

这些“河燄贾客”不仅知道“瘴气”致病，还知道“冬雪”“夏秋热”等不宜出行。

在他们的家乡，“玷苍山，南自石桥（今大理市下关），北抵濛川（今洱源邓川），长一百五十余里，名为玷苍。直南北，亦不甚正。东向洱河，城郭邑居，棋布山底”。

白族的先民，就选择了依点苍山下，洱海之畔，建城郭邑居。“太和城（今大理市太和村以西）、大厘城（今大理市喜洲镇）、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西），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这些城寨依苍山、面洱海，利用山溪设险，依山势和溪流岸边筑城。从苍山脚至洱海边，建成了用土筑成的一道道城墙或类似城墙的高埂，将村寨所属的农田、牧地、山林都圈围在其中。在人居的邑落周围广植竹、树、荆棘环护。村寨入口处建有村寨门楼，可以开启、关闭，遇有紧急情况，派专人值更守卫。这种村寨保持有自己足够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不受外界干扰，形成一个安全的自给自足的天地，可以长期关闭起来安稳地过日子。

因为他们有了一定的防病知识，所以“邑落相望”“人众殷实，埒于蜀川”“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当时洱海地区的人口与四川一样的繁多。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当地人民的生存和繁衍。

（二）白族先民和当地民族已经利用本地的药物资源来治疗和预防疾病。

公元766年立于大理市的《南诏德化碑》记载，南诏国时期，此时的白族先民已经有了水利的开发，“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国家和人民逐渐富裕，“易贫成富，徒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廩。”他们已经能熟练地运用地热温泉来治疗疾病，“灵津蠲疾，重岩涌汤沐之泉”。

他们也知道用本地植物来治病。《蛮书》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里盛产茶叶，在饮用时，配上了花椒、生姜、肉桂。同烹而饮之可温中散寒。成了白族有名的“三道茶”流传至今。

《蛮书》又载：“荔枝、槟榔、诃黎勒、椰子、桃榔等诸树，永昌、丽水、长傍、金山并有之。柑橘大釐城有之，其味甚酸。穹跋有橘大如覆杯。丽水城又出波罗蜜果，大者若汉城甜瓜，引蔓如萝卜，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莲房，子处割之，色微红，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即思难也。南蛮以此果为珍好。禄卑江左右亦有波罗蜜果，树高数十丈，大数围，生子，味极酸。蒙舍、永昌亦有此果，大如甜瓜，小者似橙柚，割食不酸，即无香味。土俗或呼为长傍果，或呼为思漏果，亦呼思难果。其次有雄黄，蒙舍川所出。青木香，永昌所出，其山名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月日程。护歌诺木，丽水山谷出。大者如臂，小者如三指，割之色如黄药。土人及跋蛮皆寸截之。丈夫妇女久患腰脚者，浸酒服之，立见效验。”以上药物及治疗方法都是本地的，有地方民族的特点。可以深入研究。

（三）白族的先民已经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的中原传来的汉医药知识，并有了在当地有声誉的医生和相关医药著作。

我们从大理国的《故溪氏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铭并叙》知道，大理白族世家溪氏家族从唐代起数代至碑主溪智一生共三百余年世代相传行医济世的事迹。文述溪智者“厥先出自长和之世，安国之时”。长和又称大长和国为郑买嗣篡蒙氏南诏所建王朝国号（公元902~929年），改元年号称安国。可知至少在其时，溪氏家族即以医术闻名于世。溪氏祖辈“撰口百药，为医疗济成业，洞究仙丹神术，明显德归，述著脉诀要书，布行后代。时安国遭公主之疾，命疗应愈，勤立功，大赉，褒财物之口焉。”据文得知，溪氏先人并非一般医生，而是深谙百药，精通医理，并有《脉诀要书》等医学专著“布行后代”的一代名医。因以精湛医术“命疗应愈”救过安国公主之命而得到丰厚财物褒奖赏赐。诸多白族名医的事迹依靠石碑得到保存。而在云南二十多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名医及其医药著作有确切记载的极少。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十分罕见。我们在整理到这样的文献时也感慨万分。当然，我们还有许多的感受，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汇报，本书是资料选，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若能起到一些作用，我们的目的便已达到。

张锡禄 邱 逊



目 录

一、《蛮书》中有关唐代南诏时期白族先民医药的记载节录	1
《蛮书》	2
二、大理古代碑刻中有关白族医药史的资料简述	9
南诏德化碑	9
故溪氏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并叙	11
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	14
处士杨先生墓志铭	17
处士王宗墓志	19
处士李公墓铭	21
大师陈公寿藏铭	22
处士尹公墓表	24
故儒生杨武圻志铭	26
故妣高氏墓志铭	27
明故将仕郎医学正科段公府君之墓	28
明段竹垣妻李氏墓志	29
赵公华峰先生墓表	30
九气台磺历碑	31
三、考古资料中有关医药史方面的资料	34
洱源火焰山砖塔出土文物简记	34
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	41

四、大理地区地方志中有关医药史方面的资料简述	43
明·崇祯·艾自修《邓川州志》	43
清·道光·樊肇新《浪穹县志》	45
五、征验秘法	56
【征验秘法】作者简介	57
【征验秘法（卷上）】	58
【征验秘法（卷下）】	148
六、孝子必读	223
医学入门歌诀	225
内经三部脉	249
后 记	260

一、《蛮书》中有关 唐代南诏时期白族先民医药的记载节录

编者按：《蛮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志》《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唐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樊绰撰，汉文，10卷。该书是一部研究唐代西南边疆及民族情况、南诏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

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二月，蔡袭调任安南经略使，樊绰任安南从事，是蔡袭的幕僚，随蔡袭到安南（今越南）。咸通四年二月，南诏军队围攻并攻陷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西北）。蔡袭“徒步力战，身集十矢”，后来沉海溺死，家属及随从70余人皆死于战事。樊绰长子樊韬及家属、奴仆10余人也死于战事，仅樊绰虽左腕中箭受伤，却身藏经略府印信浮水渡富良江逃脱，后来辗转回到唐朝，“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樊绰在安南一年多时间，亲见身历南诏军队进犯安南的艰危情况，且身受丧子之痛，深知南诏对唐朝边境的威胁与利害。他多方访求，搜集前人有关记载，加以亲历见闻，纂录成《蛮书》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进献唐朝廷。分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爇、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云南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等10个标题。其中记述了白族先民地区地理方位、政区设置、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南诏与唐朝的战与和的关系、都城规模、关隘、物产、民族关系、民风民俗、白族语言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情况等。内容丰富，资料有据。

其中比较详细记录云南的物产和有关白族先民——“白蛮名家大姓”及“河蛮”的一些史料，是研究唐代南诏时期白族医药的重要史料，特以辑出，以供研究。

此书巴蜀出版社1998年据武英殿刻本《蛮书十卷》影印线装版本，今藏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目录前有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重印说明。有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处据《蛮书校注》节录。

因本书体例、篇幅、时间、编者能力所限，为将该部分资料尽量原貌呈于读者，原文中发现的部分错讹未作订正，仅在原文后以（ ）内标注。

《蛮书》

(唐)樊绰

卷二 山川江源

……玷苍山。南自石桥，北抵登川，长一百五十余里，名为玷苍。直南北，亦不甚正。东向洱河，城郭邑居，棋布山底。西面陡绝，下临平川。山顶高数千余丈，石棱青苍，不通车路。夏中有时坠雪。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河流俯啮山根。土山无树石。高处不过数十丈。面对宾居、越析。山下有路，从渠敛赵出登川。

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贓，汤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自永昌之越贓，途经此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巔。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秋夏又苦穹贓、汤浪毒暑酷热。河贓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贓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路绝。”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贓，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地有瘴毒，河贓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贓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其山土肥沃，种瓜，瓠长丈余，冬瓜亦然，皆三尺围。又多薏苡，无农桑，收此充粮。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贓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

……

卷四 名类

……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故地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开元已前，尝有首领入朝本州刺史，受赏而归者。及南诏蒙归义攻大厘城，河蛮遂并迁北，皆羁制于浪诏。

……

卷五 六贓

大和谓之大和贓，阳苴咩谓之阳贓，大厘谓之史贓，遼川谓之遼贓，蒙舍谓之蒙舍贓，白崖谓之勃弄贓。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大厘城，仍筑龙口城为保障。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遼川来往。蒙归义男等初立大和城，以为不安，遂改创阳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阳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城

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龙尾城，阁罗凤所筑。萦抱玷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过桥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东白崖城路。大厘城南去阳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龙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户尤众。咩罗皮多在此城。并阳苴咩并遼川，今并南诏往来所居也。家室共守，五处如一。东南十余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岛上，四面临水，夏月最清凉，南诏常于此城避暑。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青石为磴。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大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榜，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有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

遼川城，旧遼川也。南去龙口城十五里。初望欠部落居之，后浪穹诏丰咩袭而夺之。丰时孙铎逻望与南诏战败，退保剑川南，遂有城。城依山足，东距泸水，北有泥沙。自阁罗凤及异牟寻皆填固增修，最为名邑。东北有史郎川，又东禄诺品川，又北俄坤。蒙舍川，罗盛已上之地，旧为蒙舍州，去龙尾城一日程。当五诏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嵩诏，即杨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气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南有笼磨些川。凡遼川河，蒙舍谓之川賧。然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

渠敛赵，本河东州也。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树夹道为交流，村邑连蔓，沟塍弥望。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云是蒲州人，迁徙至此，因以名州焉。东北至毛郎川，又东北至宾居汤，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诏故地也。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宝中附于忠、城、阳等五州之城也。依山为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环流，惟开南北两门。南隅是旧城，周回二里。东北隅新城，大历七年阁罗凤新筑也，周回四里。城北门外有慈竹藁，大如人胫，高百尺余。城内有阁罗凤所造大厅，修廊曲庑，厅后院橙枳青翠，俯临北塘。旧城内有池方三百余步，池中有楼舍，云贮甲仗。川东西二十余里，南北百余里。清平官已下，官给分田，悉在。南诏亲属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蛮子城，阁罗凤庶弟诚节母子旧居也。正南去开南城十一日程。

卷六 云南城镇

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其余镇皆分隶属焉。云南城，天宝中

阁罗凤所规置也。尝为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汉制。州中南北二十余里，东西四十五里。带邑及过山虽有三千余户，田畴多废，闾里少人。诸葛亮分永昌东北置云南郡，斯即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谿，亦名清字川，尝为波州。大池绕山，长二十余里。波州废地在池东南隅。故谓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云南。东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驿，旧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驿，有大览，小览，汉旧览州也。

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东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周回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拓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故谓昆池。东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汉城，土俗相传云是庄蹻故城。城之东十余里有谷昌村，汉谷昌王故地也。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又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晋宁州，汉滇池故地也。在拓东城南八十里晋平川，幅员数百里。西爨王墓，累累相望。

……

宁北城在汉牂牁县之东境也。本无城池。今以浪人诏矣罗君旧宅为理所。东地有野共川，北地有虺川，又北有横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铁桥城北九谿川。又西北有罗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弥潜城，有盐井。盐井西有斂寻城。

……

卷七 云南管内物产

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疇。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岗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其小麦面软泥少味。大麦多以为粃，别无他用。酝酒以稻米为麴者，酒味酸败。

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促。如监守蛮乞酒饭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給禾稻，其余悉输官。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二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麓，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自银生城、拓南城、寻